

迎面吹來涼爽 的風

李樹華 著

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

李樹華 著

迎面吹來涼爽 的風

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

版權所有
侵權必究

迎面吹來涼爽的風

作者：李樹華

出版：文化教育出版社

印刷：文化教育出版社

地址：香港北角城市花園商場 13 座 1 樓 81 室

電話：28871120

傳真：2503258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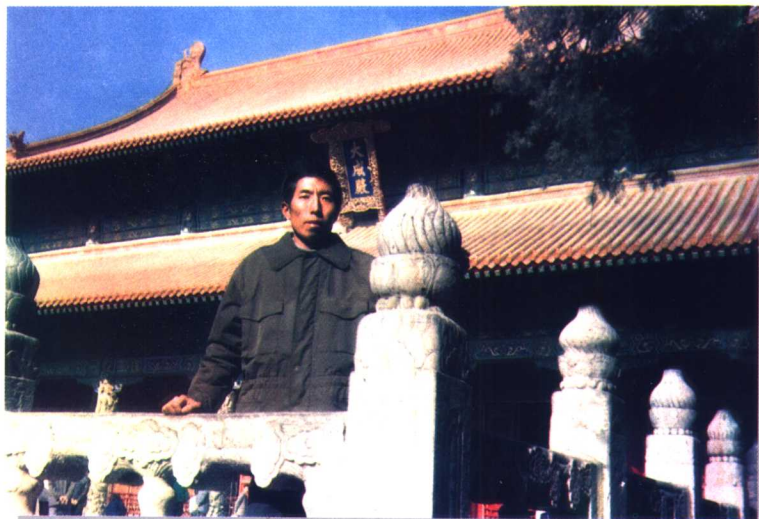
開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張：7.75

字數：191 千字

印數 1-1000 本

版次：2003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國際書號：ISBN962-8182-32-3 定價：港幣 17.00 元
人民幣 18.00 元



在山东曲阜孔府



参观北京曹雪芹纪念馆

在北京鲁迅纪念馆



在北京茅盾纪念馆



在浙江绍兴陆游纪念馆



参观长春电影制片厂



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老舍话剧《茶馆》



在江西南昌滕王阁

登山东泰山



序

孟久成

那天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，三言两语过后，问我还记不记得他。

怎么不记得？李树华，还是那样轻声慢语，平静谦和。问候之余，让我替他的新书做序。

有些朋友常来常往，是好朋友；也有些朋友并不经常走动，但甭管分别多少年，一个电话，一封简信，一次街头邂逅，一下子就能勾起沉睡多年的记忆，并续接上以往的情谊。

我离开佳木斯已经十五年，那么我们分别的时间该在十五年之上了。

和树华相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那时文学远比现在神圣，一篇小说可以轰动朝野，无名作者能够一夜成名。

在佳木斯光复路北大荒编辑部不大的办公室里，经常聚集着一些文学青年，树华是其中一个。他是老三届，老高三，已经过了热血沸腾的年华，不像小青年那么张扬，我相信他一生都不会张扬。但对文学的虔诚并不亚于青年，否则不会笔耕至今。他瘦高，沉默，书生气很浓。也许是年龄相仿，又有大致相似的经历，我们谈得很投缘。他到编辑部次数并不多，大多带着稿子，不跑空趟。在街上也碰上过几次，总会驻足聊上一会儿。北大荒文学曾刊发过他的几篇作品，我们的交往仅此而已，平平淡淡，纯属君子之交。

回到家里，收到了树华的电子邮件，一部书稿已经邮来了。在屏幕上打开作品，却似乎闻到了一股墨香，很是亲切，从心里为树华祝贺。《杏林路遐思》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十五年前的佳木斯，我和树华一起见证了一条排污沟变成宽敞大路的全过程。这是一个城市演进的缩影，尘世沧桑，恍若昨天。这本作品集收录了树华绝大部分作品，体例比较繁杂，有诗歌、散文、小说，也有论文。树华的诗歌散发着坦诚、清纯的诗意，于形象之中闪烁哲理的光彩；小说数量不多，却能很好地把握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的脉搏，如：《“王老粗”与文凭》、《愚公魂》等都给人以广阔的思考空间。在这些作品中，我觉得散文是写得最好的一部分，正如我喜欢文学大家的散文一样。看点之一是功底，包括文字和学识，之二就是真情实感。有些作家小说写得有些矫情、浮华，但散文却来得随意、自然，因而也就多了一些真情实感。树华也同样，比如：《不会忘却的记忆》，又比如他写母亲，为了把有些身份的中医父亲打扮得更体面一些，把旧呢子大衣拆了翻新，用干馒头把皮大衣搓得亮洁，自己买不起头油，就用榆树皮蘸水梳头。这些看似琐细的小事被漫不经心地联缀起来，却让人唏嘘不已，我想这些陈年小事于树华说来，可谓刻骨铭心吧。树华还有一些游踪旅痕写得很是不错，如：《两种声音的交响》、《石海奇葩》、《绍兴印象》等。他是个有心人，在徜徉山水的同时不忘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读者，文字洗炼，感觉也很独特。

这本集子不算厚，却是作者几十年灯下“爬格子”的结晶。不知当年树华是否有过作家梦，但他终于没有走上专业创作这条狭窄而拥挤之路却是实实在在的。他有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天地。他下过乡，经历了人生许多磨难，像许多同龄

人一样，至今对家庭和社会承担着很大的责任，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俗的成绩。文学只能是工作之余的事儿，但他一直把文学看得很神圣，当成“感情的归宿，精神的家园”，惟其如此，他的作品才不带功利色彩，世俗之气，透出许多质朴、淡雅与真挚。

树华已届知天命之年，世事该已参透，书名《迎面吹来凉爽的风》起得好，我喜欢，也读出了书外的寓意，愿树华总能面对凉爽的风，保持清爽的心境，活出一分恬淡，一分品位。

笔蘸七彩 竞放奇葩

吕 品

树华，从年龄讲，我的兄长；从学识讲，我的老师；从感情讲，我的朋友。

他将多年的文稿收拢起来，准备出一本书，作以小结。对此，我是赞同的，支持的。原因是，既有此人生爱好，何不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呢！

为此他嘱我写序，称“序”实在不敢当，如果称作“读后感”也许更贴切一些。

“赤裸情结”——深邃的哲学意味

书稿拢攥起，树华便在电话中告诉我，欲将书题取作《享受赤裸》，因当时我未看到那篇散文，以为不妥，那样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。

及至通读书稿后，才对树华的“赤裸情结”有了具体的认识。在散文《享受赤裸》中，树华说的是在一次江边裸泳的体验。“这是一片净土，人与大自然的融合，人与人的融合，让裸泳者找到呱呱坠地的感觉”，“人们没有外套，也就没有贫穷和富贵之分”，“人们在同一条生存线上，视野

在同一水准线上”，“人人赤裸着，没有职位和等级之分”，“无欲则刚，无衣则无束缚，赤裸而坦荡”。树华所展露的“赤裸情结”，实质上是他对人生的理解和社会现象的评判。

令我感兴趣的是树华对“赤裸”的崇拜。比如《献给裸体模特儿》一诗：“你是真的，赤条条的，你是你自己，从不扮演角色。不是笨嘴拙舌，旨在美的升华，默默无言地求索；不是一贫如洗，仿佛呱呱坠地，保持无邪的本色。你是无畏的精灵，一丝无挂；你是力的鼻祖，赤手空拳；你是美的极顶，没有外衣；你是沉思的海，凝固的火。你是真的，不是角色。”比如《人生旅途》一诗：“蹦跳着越过，欢腾的岁月河，叠只纸鸢或小船，划过童年的快乐。艰辛地跋涉，洪荒大漠，也曾攀登，爬满荆棘的野坡；不用爹妈的引领，铸成独立的自我。蹒跚地走向，冬的沉默，虽来自赤裸，归至赤裸，那已不是我。”比如《我是我自己》一诗：“我不是柴，我是我自己，我愿伴着太阳燃烧，只要能发光；我没有鳍，我是我自己，我愿枕着大海漂泊，只要能净化躯体；我不是蚯蚓，我是我自己，我愿用弹性的身体触摸大地，感受小草的鲜活、嫩绿；我不是猿，我是我自己，我愿跑向古老的山洞，赤裸着，体验人类原始的野性，也目睹互相关照，一块兽肉也要平分的日子……”

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哲学。树华一贯崇尚真实、简单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，“赤裸”只是他对生活认识的一个载体，一种象征。他在告诉我们，应用哲学的高度审视生活，因此，他是一位“梦呓中的赤裸者”。他在作品中呼吁，“愿我们的心灵像裸泳者一样，摆脱尘世间一切不必要的束缚，享受赤裸，享受生命的自由”。基于此，树华的作品比一般人的作品具有高度和厚度。

多棱透视——在思辨中赏析

树华擅长文艺批评。从书稿中四面出击、全面开花的文艺随笔，反映出树华善于思辨阐释，论证分析，这是一般批评者所望尘莫及的。我觉得树华在艺术欣赏中，像顽童一样，手中提着一个多棱镜，时不时地置于眼前观察一番。这种欣赏也许身心俱苦，但苦中蕴乐。

这是一个强调文艺的审美自足性，强调文艺表现心灵的时代，从书稿中可以看到，树华的文艺批评的独创性在于缜密而扎实的实证、视角博大而敏感的心灵体验。

《迎面吹来凉爽的风》评论体育与艺术的“混血儿”冰上芭蕾；《故乡的月亮，何时不再忧伤》，评论苦恋故乡的歌曲《弯弯的月亮》；《〈母亲与婴儿〉前的情思》，评论显示了“东方女性美”的城市雕塑；《架起一座理解的感情桥梁》，评论像一首哲理丰富的朦胧诗的大型歌舞剧《走出死谷》；《一曲奉献精神的颂歌》，评论赋予千古神话以新的生命力的广播剧《天石山的传说》……

在文艺评论中，树华最为擅长的是电影评论。从他多次获得全国影评奖中，不难看出他对电影艺术的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。《把世界还给孩子们》，是谈影片《普莱维梯彻公司》，提出了对孩子教育的社会性问题，促人深醒；《恢宏壮美的战争史诗》，是评论那部反映决定中国命运殊死之战的电影《大决战·辽沈战役》；《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》，通过对《林则徐》的赞颂，吟唱了一首历史上中华民族英雄的壮歌；《色彩纷呈的多棱镜》，惊疑《古今大战秦俑情》从纵跨三千多年历史的怪诞故事引我们走向色彩纷呈的立体

世界；《两种意义的人生悲剧》，认为《霸王别姬》展示了一幕幕精神与肉体、历史与现实、生存与死亡的悲剧，表现了人性、人格的扭曲，人世的苍凉与艰辛；《带血的红樱桃》，则对《红樱桃》的电影语言的全方位运用大加赞赏……

的确，十几年前，树华曾应邀列阵市影评协会，并成为其中一员骁将。以其对审美的把握，对文本的理解，对架构的建设，给佳木斯影评带来一股新鲜空气，连续获得全国影评奖。迄今，文友相聚，仍认为那是佳木斯影评的黄金时段，惹人回味不止。而这儿，树华功不可没。

与你同在——构筑童话乐园

读树华写的诗，有一种轻灵、童贞的感觉。他是一个满怀坦诚的理想主义的歌者，在形形色色的诗歌中，注入了一股清爽的泉流。

在无情的时间面前，一切欲望都是镜中花，水中月，因此我们心灵深处不时地存在着空虚感。而树华的诗句却能够拨开迷雾，一直坚守着，构筑一种明确清晰的情绪。如在《秋天的自白》末段这样宣示：“如果有一天我满头白发，依然欣慰，因为我有种子，生命永远蓬勃。”在《生活》中，阐叙得尤为详尽：“你引我到夏日的沙漠，我不憔悴，也不腐烂，只要一息尚存，血管里流着殷红的血。你送我到秋日的黄昏，我不凄楚，也不哭泣，落下的是种子，默默期盼再生。你推我到冬日的苍白，我不恐惧，也不绝望，待到冰消雪融，又是一抹新绿。”

希望与虚妄重叠，理性与荒诞交错，时间传递出的这种

复杂而微妙的哲学的伤感电波，被树华接收到了。于是，他在诗歌中，从自身细致入微的感受出发，重构了童话般的人生乐园。其中，《我刚刚来到这世界》一首，树华便把视角变幻成刚刚断了脐带的幼子：“我刚刚来到这世界，未及穿着外衣，人们要么衣冠楚楚，要么花枝招展。我刚刚来到这世界，一切都很陌生，人们嘘寒问暖，唯我不懂语言。我刚刚来到这世界，满脑都是疑团，是否归途一致，为何越离越远。”

从中，我感受到了一种悲凉与一种无奈，人生而自由，却无往不在时间与环境的樊篱之中。虽然时间与环境让人们迷失在了混沌里，而树华的诗作却把超越世事的困扰，作为突围与领悟的外在诉点和动力，引导人们通向新的人性的觉醒。这正如树华在《雪花》中宣言一样地昭示：“飞舞不是目的，即使纤弱，被狂飙战死，也拥抱乡土。”

愿在现实主义的群山，树华依旧在辛勤地探寻和攀登，将深刻的人生体验付诸浪漫主义的笔端。

笔蘸七彩——多种文体的实验

回想起来，与树华相识已有十八年了。

1985年，我当时做《三江日报》“三色水”副刊编辑，收到一篇题为《闲话佳木斯园林》的文章。令我惊讶的是作者落款竟是市邮电局，而非市园林处。凭直觉，我感到作者的文化修养是广泛而渊博的。

其后，他又写了诸如《杏林路遐思》、《不对称服装引起的思索》、《奔向“立体世界”》、《闲话华联的购物环

境》等篇章，显示他对环境艺术、行为科学、系统工程等诸多学问的独到见解。

这次翻检他的书稿，在专业论文方面，竟涉及效能监察、邮电广告、业务开发、集邮市场、报刊零售、方志年鉴等领域。涉猎广泛，论证严谨。一些论文获奖，并为多家报刊及大型理论文集发表和收录。可见，在业内他是一位善于发现与思考、勤于学习与创新的人。

在诗歌方面，除新诗外，还有部分古典诗词、对联。而且树华还创作了一些脍炙人口的歌词，如《茫茫人海》中的雷霆般的狂烈：“我是潇潇洒洒，我是慷慨慨慨，我是轰轰烈烈，我是风风采采。”“我是火火暴暴，我是欢欢快快，我是蓬蓬勃勃，我是豪豪迈迈。”如《玉色飘带》中的浓浓乡情：“走过多少路哟，跨过多少江，难忘家乡的黑土地，最爱边陲的松花江。”

在小说方面，树华创作《大老粗与文凭》、《心形绿叶》、《萍水相逢》，很准确地把握了国家体制转型期这个普遍心态焦虑、浮躁的特征，在讲故事中依然展露他思辨之长。尤其是《愚公魂》，确切的定位应是“故事新编”，就如同当年鲁迅的写作脱离不了杂文趣味一样，树华这篇小说也不妨当作杂文赏读一番。

在当今写作无不充满困惑，在这个适应或不适应、协调或不协调的过程中，树华的写作经受了学养的考验。从文体角度看，他在勤奋地进行多种笔触的实验；从内容角度看，他在不停地寻找宿命的突破口，努力地拓展感性想象和理性思维的空间。

我希望，树华兄永远不要放下手中那支笔；
而且，我相信，树华兄不会放下手中那支笔！

序 孟久成 /1

笔蘸七彩 竞放奇葩 吕 品 /4

诗 歌

· 新 诗 ·

影子 /1

献给裸体模特儿 /2

生命的晨歌 /4

冬天的印象 /5

冰窗花 /6

绿色的岸 /7

秋天的自白 /8

春天的印象 /9

手术刀 /10

假如我活着 /11

君子兰 /13

人生旅途 /14

我是我自己 /15

我听见，冰层下的春水声 /17



目 次